牧民心書 第十二

斷獄 卷廿四

愼刑 卷廿五

恤囚 卷廿六

禁暴

册十二

牧民心書卷之三十四

斷獄

刑典第二條〻經傳所論刑獄之義及今古人命之獄蒐輯其文爲欽恤新篇今不復論

斷獄之要明愼而已人之死生係我一察可不明乎人之死生係我一念可不愼乎

易曰明愼用刑而不留獄斷獄之要明愼而已明而不愼則錯愕而多冤愼而不明則濡滯而難決斯爲難矣克明且愼斯之爲能獄

鄭瑄曰折獄者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昔彭惠安韶居官立身无愧古人只誤殺一孝子

遂至不振甚矣獄官之難矣
國吉爲廷尉決獄無寃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妻執燭吉持丹
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
殃及子孫
治岌書屢廢書嘆妻問故曰此死獄也我求
其生而不得耳
田元均治成都有懦弱不能伸寃者必委曲盡其情蜀人謂
照天燭
武侯書曰決獄行刑患其不平惟君治獄觀其往來察其進
退聽其聲音觀其瞻視刑懼聲哀來疾去遲還顧咨嗟此寃

苦之情不可不惜下占盗槻側見卻退喘息竊聽沈吟腹詐言語失度来遅去速不敢反顧此罪人欲自免也

胡大初曰諺曰捉賊須捉贓捉姦須捉雙此雖俚言極為有道凡罪囚供款必須事事著實方可憑信○又曰治獄有三誡一我醉二彼醉三亂齊我醉則果有追悔彼醉則不知畏懼亂則无有不測

鄭瑄曰吏以察察博名吹毫求疵深文巧詆令必不得反而一等脩潔之士又明見其无辜多遠嫌自避以小民身家性命全我好脩之名○冨民遇貪吏或行賂以幸免遇廉官或避嫌而横罹凡按獄者忘民之貪冨一出於公正斯可矣○

遂至不振甚矣獄官之難矣

國吉為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

宋歐陽觀常夜治官書屢廢書嘆妻問故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

田元均治成都有懦弱不能伸冤者必委曲盡其情蜀人謂照天燭

武侯書曰決獄行刑患其不平惟君治獄觀其往來察其進退聽其聲音觀其瞻視刑俱聲哀來疾去遲還顧咨嗟此冤

苦之情不可不惜下占盜視側見郤退喘息竊聽沈吟腹訐
言語失度来遅去速不敢反顧此罪人欲自免也
胡大初曰諺曰捉賊須捉贓捉姦須捉雙此雖俚言極爲有
道凡罪囚供款必須事事着實方可憑信〇又曰治獄有三
誡一我醉二彼醉三麤麤則我醉則果有追悔彼醉則不知畏
惧麤則尤有不測
鄭瑄曰吏以察〻博名吹毫求疵深文巧詆令必不得反而
一等脩潔之士又明見其无辜多遠漁自避以小民身家性
命全我好脩之名〇富民遇貪吏或行賂以幸免遇廉官或
避嫌而横罹凡按獄者忘民之貪冨一出於公正斯可矣〇

又曰鄉民一至公門吏卒禁呵笞扑交錯䰟消氣沮固有畏懼刑繫覬欲早出而息自誣伏者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引者有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為然者嗚呼一人坐獄闔戶並啼一罪爰及妻孥與鬻爰書數語其得濫州從事乎欲通下情莫若大開門庭俾自扣控使無不盡之隱其有徹隱難明者必訪於衙諜於邑轉輾於寤寐卽鬼神亦將來告矣

若夫大獄蔓延冤者什九已力所及陰為救拔種德徼福未有大於是者也

慕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農說止此）當人危極之時其操縱之勢

在我此寛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恵
至寃大痛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亦不應忽
有一官人閲案覈根觧作無罪平人然後知刑官之尊
袁安為楚郡守楚王英謀逆下郡覆考英連及數千人吏案急
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
上出之府丞椽吏皆叩頭爭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
不以相及也帝感悟即赦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于定國父子為縣獄吏屢理寃獄（東海孝婦亦于公理之）羅文法者于
公所決皆不恨始定國父子公其閭門壊父老欲共治之于
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徳未嘗

又曰鄉民一至公門吏卒禁呵笞扑交錯魂消氣沮固有畏惧刑繫覬欲早出而忘自誣伏者有吏務速了強加栲訊逼令招引者有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為然者嗚呼一人坐獄闔戶並啼一罪發及妻孥與黨發書數語其得滌帅從事乎欲通下情莫若大開門庭俾自扣控使無不盡之隱其有微隱難明者必訪於衛詳於邑轉輾於寤寐即鬼神亦將來告矣

若夫大獄蔓延冤者什九已力所及陰為救拔種德徼福未有大於是者也

慕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農說止此當人危極之時其操縱之勢

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恵

紫霞山人曰至寃大痛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亦不應忽有一官人閲案覈根觧作無罪平人然後知刑官之尊

袁安爲楚郡守楚王英謀逆下郡覆考英連及數千人吏案急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于定國父子爲縣獄吏屢理寃獄東海孝婦亦于公理之罹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始定國父子公其閭門壞父老欲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

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後漢虞詡祖父經郡獄吏每上具
獄泣隨之嘗曰昔于公之高其門閭其子至丞相吾子孫何
以不為公卿因字詡曰升卿
業古人捨樹德受福其取必如此
張說為雍州長史景龍中譙王重福反伏誅留守捕繫支黨
留時不決上令說按其獄盡得其情有枉濫者一切釋之上
勞之曰知卿按獄不枉良善不漏罪人非卿忠直豈能如此
錢忠定按安州司理參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邑具獄上於
郡公明其冤狀守將謂曰劾縣當得賞荅曰治獄得情乃其
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嘆服△皮日休鹿門隱書云

古之決獄得其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其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按中國之法決獄得情者必有功賞為吏者有所勸矣然其弊如此

陳戩為懷州刺理用法平允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察其冤而剖決姻黨之貴私情於公正色曰殺無辜以希賞安乎遂釋之人益知其賢

皇明周新初為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為冷面寒鐵及按察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

誅其首魁宥厥株連斯可以無冤矣

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十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伸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且有詔悉謫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我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

唐崔仁師時貞觀按獄青州逮捕滿獄仁師至悉去杻械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餘人曰治獄當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死知其寃而不爲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勑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无一人異辭者

石臯守定州唐縣兇惡謀為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无慮数千人其黨持籍詣州發之臯主鞫治是時冬月臯抱籍上廳事佯為顛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為首者餘皆盡釋

張其知江陰軍吏盜錢三萬貫二十年矣其發其奸捕繫数十人轉運使趙郭謂曰此應賞典願寬吏吾以聞其條坐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貸出之吏之親屬聞之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先者為首悉不問

鄆州民有傳佚法者其黨九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誣以不軌李諫議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殺人餘悉全活之

李本緯為三登縣令成川有獄連逮被繫者數十人而府使許秩怙勢專恣又苛酷不問首從並皆加以慘刑杖使亦惟其所報公獨爭以為此獄太濫且刑杖過重非制秩遽曰此方人心甚愚小懲何足恤乎且既入此地有死法而無生理淹獄有弊不如速殺公曰此何言也治獄者當於必死之中求其可生若為以入地此無生理一切斷死殺之者雖快死者豈不冤可遂輕其杖踈其最冤者數人

疑獄難明平反為務天下之善事也德之基也

雋不疑為京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還問平反幾何不疑曰有母則喜笑或曰無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

不殘

唐錢徽貶江州刺史初州有盜刼貢船捕吏取瀕江邑少年二百人繫獄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其盜誣盜仲枉並見徐呂條

范文正公仲淹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威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往復辯論之說于屛上比去字無所容貧至一馬鬻馬徒步而歸

韓億知亳州次子為西京判官謁告省覲公喜置酒召僚屬俾諸子隅坐忽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判官息之未得遂索杖大詬曰汝須載一府事无巨細皆當究心大辟

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必欲揵之衆實力解方已

吳履為南康丞知縣周以中巡視田野為部民所詈捕之不獲怒盡繫其鄉隣履閲獄問故立釋之乃白以中以中益怒曰丞慢我履曰犯公者一人耳其鄉何罪今繫者衆而捕未已恐且有變奈何以中意乃解

林積為循州判官嘗覆大獄多并反忤部使者意使者初欲薦積因是已之積笑曰捐一薦剡而活五十餘人吾復何憾

韋仁壽性寬厚為蜀郡司法府論囚至市猶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死

崔碩英（相公僉 瑞文）為文化縣令時安岳民有怨其守而發砲者
兵馬使因郡民之曾被罪於守者十餘人業已成公為推官
一問盡出之兵馬使甚懟且有甚聞於守者公不為撓

又因不釋淹延歲月除免其債開門放送亦天下之快事也
唐匚雲翔為山南宣撫使內鄉蒼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千
斛吏責之償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于獄雲翔
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及天下鹽琬自令償逋係
三年以上者皆原之
白居易見度支有因係閔鄉獄者更三赦不得原乃奏言父
死子係夫係妻嫁債无償期禁无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

餘上朝廷許之
明斷立決無所濡滯則如陰曀震霆而清風掃滌矣
南史王瞻為都督荊州刺史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閑導物情
辭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
隋辛公義為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
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事公義即宿廳事或
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
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訟者鄉閭遞曉
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兩讓而止 北史
張九齡為荊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胥吏先取則于九

齡九齡面分曲直口拙業卷因無輕重咸當其罪時人謂之
張公口案
唐李程調藍田尉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
察御史
周濆公爲分寧獄主簿有獄久不決周子至一訊立判邑人
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從知南昌南昌人曰是能辨
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
高麗崔滋爲尚州司錄州爲一道首獄訟尤係滋至之日部
決如神吏民愛畏無有亂常干紀者未幾囹圄空虛一境之
内薰爲大和秩滿以寶文閣待制召還

錯念誤決既覺其非不敢文過亦君子之行也
李本為建寧府推官遇事敏決庭無留訟嘗斷重獄事已麗辟爰書俱就後覺其誤大悔之亟擢之悉為記達諸上司令後斷者得據以解其訟過之勇如此◇按他事遂非但為己咎獄事遂非乃害人命必有天殃宜鑑于茲
周濂溪為南安郡司理参軍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酷吏也欲深治之先生與之辨不聽則丞手板歸取告身委而去之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
宋范如奎授武安軍節度使官始至帥將斬人公白其誤帥

已　不易也公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殺人之命
師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大小悉以咨焉
李性恒為定平府使有一死囚以重利啗其從弟曰汝若以
身代我不過徒配而止其人如其言公械致監使戮之已公
微聞之鉤得其狀卽自劾公與監司俱坐罷案不欺心如此
難矣

法所不赦宜以義斷見惡而不知惡是又婦人之仁也
朱子答廖子晦書曰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
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
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酷吏條劾專使文法以逞其威明言多不善終

漢郅都守濟南族滅瞯氏十餘郡畏都如大府號曰蒼鷹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不肯入府因數延年曰幸備郡守不聞仁愛顧多殺人豈為民父母意哉

漢寗成為郡守公孫弘曰成為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郡乃拜關都尉人曰寧見乳虎無值寗成之怒

王温舒遷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盡十二月郡中無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會春温舒頓足

歎曰嗟呼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覺
人如此

梁臧為晉陽太守嚴酷少恩民謂臧彪

漢陳咸為南郡太守以殺伐立威豪猾大姓犯法者輒符下
寺空為地臼木杵或不中程輒加罪督作囚不勝痛有自頸
而死者歲至數千百人

東漢周紆為渤海守酷虐任情每赦至先決後刑宣赦後坐
事父子皆伏誅

宋韓稹字汝玉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汝玉其暴酷如此稹
如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傅勍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婢遇

縝怒令軍校以鐵杲枚箠殺之勅妻持血衣撾登聞鼓以訴
坐落職

南史萬亮為康衣令嚴刻人苦之乃以桅木刻作亮身燒柰
煑湯

齊江介為吳令治亦深切民有榜死人髑髏為謚令之父名首介
乃棄官而故

唐屈突蓋為長安令有威嚴人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
蓋

唐李匡遠性急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常聞捶楚之聲則
曰此一部肉鼓吹也臨終曰吾平生殺數十僧徒以此享年

八十二反獎盜發其墓斷其四肢乃殘刑之報也

士大夫不讀律長於詞賦闇於刑名亦今日之俗獘也

西山筆談曰刑名之學時論所卑然臯陶種德寔由刑名康誥呂刑申明其法孔門教人刑名亦備一科故夫子丞稱子路能片言折獄郎夫子立朝本由小司寇以至大司寇掌茲事未聞當時以祭酒司業待夫子也今之君子肄業則項羽沛公之詩以為極致閒居則馬吊江牌之戲以為絕藝郎大明律一部續大典洗冤錄數卷未嘗經眼而纔出六品先求郡縣之官猝遇大獄遂操生殺之權審讞仰吏胥之口翻覆在嬖妓之手冤業既厚福祿以折甚可傷也今清人立法

附

攷之材經義策問之外另有刑律一條並行考試
吾朱無此影響視人命為草菅損國法於芭蘿自以為台士
之清風嗚呼其誤矣
歐陽修語張芸　云吾有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
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無以遣日因就架閣陳平公案
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
法循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以夷陵荒遠偏少尚如此天下
固可知矣當年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
張志定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視
之以敦風俗篤義行為本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

人命之獄古疎今宻專門之學所宜務也

高麗明宗時十五年南原郡人與郡吏有隙至其家縛吏于柱遂火其家而燒殺之群臣議以鬪殺論判曰原其罪狀宜駁面充常戶（謂鯨面）又有綾城人鞭擊負兒女女驚怖投水死群臣以鬪殺論判曰使母子並命一時可矜其劫殺論以按比時人命之獄治法疎忽如此今章程燦然猶無擬律之差

貴上疏曰昔石奢為楚昭王相其父殺人奢即縱之自繫當死昭王赦其罪使治事奢曰廢法縱罪非忠也自刎死李離為晉文公理也（法官）過聽殺人自拘請死文公曰官有貴賤下吏有過非子之罪離曰臣居官受祿不與下分利

以之材経義策問之外另有刑律一條並行考試
吾東無此影響視人命為艸菅損國法於芭蘺自以為名士
之清風嗚呼其誤矣
歐陽修語張芸　云吾有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
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無以遣日因就架閣陳年公案
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
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以夷陵荒遠偏少尚如此天下
固可知矣當年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
張忠定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視
之以敦風俗篤義行為本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

人命之獄古疎今密専門之學所宜務也

高麗明宗時（年十五）南原郡人與郡吏有隙至其家縛吏于柱遂火其家而焼殺之群臣議以鬪殺論判曰原其罪狀宜駁面充常戶（謂鯨面）又有綾城人鞭撃員兒女二驚怖投水死群臣以鬪殺論判曰使母子並命一時可矜其刼殺論亾按比時人命之獄治法疎忽如此今章程燦然猶無擬律之差

有火患公
之書冊事

延平君李貴上疏曰昔石奢為楚昭王相其父殺人奢郎縱之自繫當死昭王赦其罪使治事奢曰廢法縱罪非忠也自刎死李離為晉文公理（法官）也過聽殺人自拘請死文公曰官有貴賤下吏有過非子之罪離曰臣居官受祿不與下分利

令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亦不受令伏劍而死○
按此疏蓋云殺人之法至重也
程明道令晉城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
邑幾萬室三年間無強盜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夜吏叩
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
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年之輩
者也
朴熥爲金溝縣令縣民妻有前夫兒方八歲民醉臥兒持斧
戲其側誤墜斧傷父脚民疑兒以非親父心惡而故斫之遂
訴官獄上巡使欲置之法公妻爭兒誤傷非故傷巡使詰責

公曰古人寧置手板歸不忍殺无辜吾豈獨不然爭愈力兒
竟免
獄之所起吏校横恣打家刼舍其村遂亡首疑慮者此也上官
之初宜有約束
凡殺獄其正犯當死職當就死若干連干證隣保之等本罪
犯一八目錄必經再檢其或不幸三檢四檢五查六查枷械
滯獄動至數月或累年之後審理刑查又復捉入招辭從實
則隣里結怨不可保存頗私有傾則官長構罪枉受刑棍入
獄則有踰門枷鮮之費拘留則有酒飯煙炕之費百無一全
破家蕩産故民之畏殺獄不異恐難一聲纔動魚駭戰竄頃

令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亦不覺令伏劍而死

按此蹟蓋云殺人之法至重也

程明道令晉城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間無强盜民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夜吏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年之輩者也

朴煩為金溝縣令縣民妻有前夫兒方八歲民醉卧兒持斧戲其側誤墜斧傷父脚民疑兒以非親父心惡而故斫之遂訴官獄上巡使欲置之法公書爭兒誤傷非故傷巡使詰責

公曰古人寧豋手板歸不忍殺无辜吾豈獨不然爭愈力兒
竟免
獄之所起吏校横恣打家刼舍其村遂亡首疑慮者此也上官
之初宜有約束
凡發獄其正犯當先職當就先若干連于證隣保之等本罪
犯一八目錄必經再檢其或不幸三檢四檢五查六查枷械
滯獄動至數月或數年之後審理別查又復捉入招辭從實
則隣里結怨不可保存頗私有傾則官長構罪枉從刑棍八
獄則有踰門枷鮮之費拘留則有酒飯煙炕之費百無一全
破家蕩産故民之畏殺獄不畏恐難一聲纔動魚駭戰竄嗔

刻之間風靡電散於是頑校虎咆捍吏鯨吼係其老弱執其婺婦拔錡摘釜攘豚曳犢控反瓶罌掠盡杼柚總广欵傾厠竈荒凉哭聲干霄村墟蒼惨而後官乃至焉汎盖鳴鐃騶從雲騰白梏朱杖大枷長繩首尾相銜街填巷咽嗚馬蕭〻戲相啼嚣急卒驚奔汗流喘絶其勢若彌天大網從空下來有罪無罪咸罹禍灾使斯民三魂失守七魄叫哀此吏校之所與約束也牧宜知此於上官數旬之内榜諭下民與之約束

●行縣令為榜諭事每殺獄一起本村必亡一由看證隣保不容不備而本人逃散追捕之際吏校行悪也一由檢官一行騶擧不簡自下行詐村賞以倍也一由看證隣保無不囚

禁經旬閱月獄費難當也自今檢驗之行當簡其騶宰又凡
正犯之外若干連諸人其有所犯者拘留鄰家其无關繫者
取招即放不令稽留須知此意或不幸而有殺變惟正犯人
結縛看守而看證隣保各以公議執定以待俾無追捕受害
之弊其或邂逅之死不當償命者鄰里父老曉諭兩家使調
解比周禮調人之遺意也調解既成具由報官即出憑驗文
字無或隱匿以生後患不亦善乎每見私相隱匿者必為吏
校所蒐索賂嚇喝罔有限斷一竇雖防一竇又潰畢竟告官
乃檢乃查獄情疑亂閱月經年民費已倍官府已亂茲先約
束須各知悉

清溪竹枝詞云清溪民高得才以稻梓打殺蔡甲始里甑主
鬧犯人已縛余郎令中軍執事把守五里亭禁人往來趣備
馬出之五里亭見一行首尾將連五里旗幟刑具馬步並列
余令悉除之惟刑吏一人仵作一人執勘一人知印一人油
衫一人共一馬五人偕行刑吏進曰將校不從無以捕三訪
隣余曰我當召致之吏曰侍奴不從郎所唤唱謂無以出命令余
曰仵作者煎之吏曰無寃錄尸帳式紙物法無以輸之余曰
油衫者煎之吏曰枷席衾具不備敷匭罔供不具為之奈何
余曰得溫室假蘇嗄村飯療飢斯已矣吏曰刑具不隨非例
也犯人何以枷矣余曰檢搞例不用刑犯人詩亦足矣遂行

至停屍處村一空矣惟有一老翁守屍人坐樹根余亦下馬坐他樹根召老翁語之曰吾行甚簡無相害也凡隱者宜召還少頃一村男女悉還其家召父老令自里中公議執三切隣公議定省證諸人又召父老問本里及隣村有曾經郷官武校及為坊里任出入官府者否擇其敏慧者悉來相役拾是皆權差職名左右悉備威儀無缺以其一人為廚監令供一人之饋歸郎準報之既行檢仍拾檢庭取招成文訖召屍親及犯人親屬語之曰此獄之情如此如此吾之報營當侂地侂地汝等無為下輩所瞞也有敢以一文錢輸邑者嚴懲不赦其切隣干連以下應問諸人並拾本里保囚以待覆檢

其日蕭蕭然遂府令刑吏中路迎覆檢官具陳比事覆檢官
忍毀謷殖殊亦除騙從嚴約束不貽害爲◇余又在民間知
九殺獄其發告者十之二三其七八皆匿爲誠以一經檢驗
遂成敗村不踰年凋瘁空散故苦主雖悲寃弸中爲里中父
老豪傑所沮止於是逆犯人賂苦主急急埋葬以滅其口戒
権吏武校知而貪之郎自里中共聚錢二三百兩以賂之亦
終不肯發告其害毒之雄斯可知矣爲牧宜深留意爲
正犯干犯不得不囚囚之也者慮其逃也逃既無慮何必囚
矣干連不必囚着證不必囚三切隣不必囚鄉甲里正不必
囚屍親之主私和者不必囚犯人親屬之助力不深者不必

因初檢既了並令以衣冠隨後取招之間使留邸家取指既了隨即放送使歸本村以待覆檢◯覆檢官到邑豫令吏校傳告初檢時規模覆檢官恐毀譽頓殊必亦檢束又令吏校密告覆檢吏校曰今有多人承令出村覆檢吏檢或有侵擾使之廉察公等謹慎切勿生事如是則覆檢亦亦無害矣◯覆檢官還發其干連以下諸人隨即放送使各歸農雖報營之狀輒云仍因便宜即放無害義理不可拘也

獄體至重檢場取指本無用之法今之官長不達法例雖施刑杖大非也

近見郡縣官長不練法度吏亦无識檢庭取指嚴施笞杖或

其日蕭蕭然逮府令刑吏中路迎覆檢官具陳此事覆檢官詔毀譽頓殊亦除騶從嚴約束不貽害爲○余久在民間知凡殺獄其發告者十之二三其七八皆匿爲誠以一經檢驗遂成敗村不踰年凋瘵空散故苦主雖悲冤弸中爲里中之老豪傑所沮止於是迯犯人賂苦主息急埋葬以滅其口或權吏武校知而貪之郎自里中共聚錢二三百兩以賂之亦終不肯發告其害毒之雄斯可知矣爲牧宜深留意焉

正犯干犯不得不囚囚之也者慮其逃也逃既無慮何必囚矣干連不必囚着證不必囚三切隣不必囚鄉甲里正不必囚屍親之主私和者不必囚犯人親屬之助力不深者不必

因初檢既了並令以衣冠隨後取招之間使留邸家取招既了隨即放送使歸本村以待覆檢〇覆檢官到邑據令吏校傳告初檢時規模覆檢官忍毀謷頓殊必亦檢束又令吏校密告覆檢吏校曰今有多人承令出村覆檢吏檢或有侵擾使之廉察公等謹慎切勿生事如是則覆檢亦亦無害矣〇覆檢官還發其干連以下諸人隨即放送使各歸農雖報營之狀輒云仍因便宜即放無害義理不可拘也

獄體至重檢場取招本無用之法今之官長不達法例雜施刑杖大非也

近見郡縣官長不練法度吏亦无識檢庭取招嚴施笞杖或

以木杖撞其胸助痛楚既極誰能忍之指無為有指虛為實
遂成證獄也所謂鍛鍊成獄者不但國典之顯違必有鬼神
之陰禍焉萬不可為也○親戚隣里入於干連者拘於循私
不忍直告漫漶為說非但吾人之常情抑亦村里之厚俗外
雖嚴訊內宜嘉奬如此之人豈可輒施刑杖使痛楚迫厄終
為負心之人乎發奸擿伏目前之小狀也敦風養俗流遠之
大政也苟有識見胡不念此每見檢官論此等良民之罪輒
曰專事漫漶終不直告究厥情狀萬萬痛惡此雖筆頭例談
亦失言也夫○凡遇此等宜宛轉究問執其遠外反覆詰難
或語塞理屈不得不吐露其情何患其不得實也檢跋論理

亦當曰其甲隣居情好死生之際不忍明說此亦常情不必
深罪

無冤錄增註云檢時無得拖以刑威　朝家嘗令至嚴而近
多濫施甚非法意須要究轉查究得其情偽切勿妄施杖棍
刑訊及杖撞等刑○法文如此守之宜嚴

南史傳岐除始新令縣人有因鬪相毆詐郡郡錄其仇人考
掠備至終不咎引郡乃移獄於縣岐郎令脫械以和言問之
便郎首服○由是觀之威訊未必取服平問未必不服

誣告起獄名曰賴嚴治勿赦照律反坐

以自溺為被溺以自縊為被勒以自刺為被刺以服毒為被

打以病患爲內傷若是多矣考諸法書形證各殊辨之不難
但既辨之後徵事出場官意遂解不忠懲惡畧施刑杖例皆
全釋民何怵畏哉凡誣告者法皆反坐誣以死罪者底罪應
死雖不能然並與流配而免之豈不疎哉是由嫉惡之心不
能真切故也宜論報上司必罪無赦
大明律曰凡誣告者各加所誣罪二等或三等至死罪所誣之
人已斷者反坐而死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
其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也情重者宜遣情輕者收贖可也
大明律曰凡祖父母父母故殺子孫及家長故殺奴婢圖賴
人者杖七十徒一年半○若子孫將已死祖父母父母奴婢

雇工人將家長身屍而賴人者杖一百徒三年其告官者隨所告輕重並依誣告平人律論罪律例甚煩今不盡錄當事者宜考焉案圖賴或稱白賴者譯之以東語郎云用悪亦云臆持其白賴者東語謂之虫臆持々云告不告私自恫喝以索賂物者謂之圖賴其律差輕八官叢告直欲成獄者乃用反坐之律當事者宜細考兩條惟法是遵

檢招彌日錄之以同日此宜改之法也

檢庭取招或全五六日方了而檢案之例皆云同日更推或初招從寬而後招變詐或初招隱情而後招白直其日字之多少時刻之久暫有足以推驗事実別其情偽者並云同日

大是謄例此非有國典朝令不過吏屬之襲謄耳收宜議於
監司改此謄例二日三日並宜從宗庶考驗有頼也○又凡
檢案宜用成冊絲欄搨出楷字精寫為兩件一留監營一留
本縣此須監司頒其式于列邑乃可行也冊面長廣咸有尺
寸一刀剪齊無少參差列邑檢案與為一部不亦善乎今法
檢案皆用薄紙卷軸不過數月磨滅難讀本縣所由乃是草
本皆疎鹵之病也○凡報狀一詳一略其略者謂之書目然
檢案宜具二件以防奸偽余在長鬐見小吏取檢報刀割作
奸營題若問東答西而官猶不悟能見可不戒哉
蓋大小決獄本有日限經年閱歲任其老瘦非法也

國史　文宗元年教曰獄刑之設固非得已而縲絏之間易
致寃枉故歷代願治之主莫不以獄訟淹滯為戒唐立三限
之法大事之限大理三十五日刑部三十日共六十五日降
至宋太宗又為之法而嚴其督課无非為滯獄之致寃也惟
我　祖宗咸以明德慎罰為先務逮我　皇考好生之德出
於天性屢下恤刑之教丁寧諄切參據古典亦定三限載在
六典大凡事干死罪辭證在三十日程者為大事〻干徒流
辭證在二十日程者為中事限六十日小事限三十日事無
大小辭證在境內形迹明著不過十日其易者不過三日其
形迹難明詞證牽連不得已過限者具由以聞夫形獄貴於

審覆固未可求速誠能盡心力三限日月亦已足矣近年以
來臬司不能抑體至意尚有因循或失於清明或短於裁決
初非瞭昧可疑之事例以不緊節目往來推覆不即斷遣
使無知小民一遭捕繫動隔炎涼飢寒疾病因以致死者有
之且囹圄之苦度日如年一夫在獄舉家廢業傷和召災孰
甚於此凡係法典凡有推讞無或稽滯
經國大典凡決獄大事限三十日死罪中事二十日徒流罪小
事十日笞杖罪辭證在他處事須參究者隨地遠近除往還日
數亦於限內決訖○按本法如此故死罪之人月三同推為
決獄時急故一旬一推也今也人命久囚動踰十年則一月

三推理所不能三年一推弁所罕見虛文既存（只文書往來而已）國

米徒銷（同推官之行有儲置米會減）此不可不議復者也

若夫保辜之限隨犯不同認之不清

大明律手足及他物毆傷人者限二十日（其傷輕）以金刃及湯

火傷人者限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墮胎者無論手足

他物皆限五十日○名例云稱日者以百刻（今時憲書每日計九十六刻）

註云保辜限期通晝夜爲一日故必滿百刻如初一日辰時

毆傷人應限保辜二十日者至二十一日卯時猶爲限內至

辰時卽限外矣○按今俗以三十日爲小辜限五十日爲大

辜限有若一切毆傷其限皆同唯有大小之刑者誤矣又保

者養也使他人醫治傷者謂保辜養人即所謂自養也不可誤釋此義見大明律註

清律輯註云金與刃不容牽混若雖持金鐵等器傷人未曾用刃俱依他物毆人成傷例扣限二十日○按手足他物之傷若非重傷宜無深毒故其限短金刃湯火之傷雖不暴死或有深毒故其限長也然不覺刃割則金毒不入故金與刃不同也

清律輯註云莊佛者被人用鋤柄撞落牙齒越三年五日身死查係折齒並非傷及手足腰項與折跌肢體者不同其扣限應照他物傷論在正限二十日之外止科傷罪故照折人

二齒以上律徒二年〇按肢者四肢也體者軀幹也肢體不
折則不以五十日為限也然傷重病深不添他祟竟以本傷
致死者雖在百日之外亦擬償命見清律輯註一條已見欽書律例

殺人匿埋者皆當握檢大典註本是誤録不必拘也
甬庙下教　英庙下教正庙下教並許握檢大典增註云凡
當握檢者勿經自闕檢必先啓聞後舉行斯蓋揔輯之誤也
詳見他書今畧之見欽書末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牧民心書卷之三十五

慎刑 刑典第三條

牧之用刑宜分三等民事用上刑公事用中刑官事用下刑私事無刑焉可也

民事者何也田政賦役軍政穀簿訟獄之等一應小民之事官吏鄉甲有武舞弄作奸侵虐爲害者爲民事也公事者何也漕運稅納物膳之貢京司上司輸納之物文移之期一應奉公之務官吏鄉甲逋負多缺遷延愆期者爲公事也官事者何也祭祀賓客典守策應朝謁禮供奉之職一應本縣之

務其所以維持官府者衙官椽吏不謹不勤以違法令者爲官事也○上刑者何也我之立意在乎幾刑以循法則笞三十考察見血爲上刑笞二十中論用力爲中刑笞一十温言言示法爲下法如是足矣若我之立意在乎幾刑以立威則笞五十見血畢務用小棍七度以爲上刑笞三十用力犯法用訊杖十度以爲中刑笞二十或笞杖十五以爲下刑法如是足矣過此以往是謂濫刑吾不知之矣○大抵虐民之事多係故犯况收之爲職在乎去狼以收羊茲所以民事用上刑也奉公之事或係公罪然其期限有程不可違越尊國事上不敢怠忽茲所以公事用中刑也官府既設百度宜張仰

牧之一身亦自尊重率屬之趨走供奉宜在董飭但其利害止於牧身茲所以官事用下刑也每遇一犯人先自思之曰是民事乎是官事乎若係民事雖所犯差輕刑宜從重若係官事雖所犯差重刑宜從輕權衡尺度森然在中庶乎刑平而威立矣

私事者何也奉親者春府萱闈雖所致敬在官為私事也妻之處內室私事也子之處冊房私事也家廟奉祀私事也親交接待私事也官廚之米縣司之薪日用糜費私事也銅罂木笥之造作布帛梓棉之貿板私事也一應私事之有誤也郎一啓半筆不可或施於小奴此所謂私事無刑也假如春府

有疾令醫吏煮藥〻中有人參鹿茸醫吏因眊誤至盡收
宜溫言諭之曰汝亦久勞先惟其然須勿引咎更煮他劑則
吏感悅若加之以嚴棍懲之以藥價吏則出門詛其吝嗇願
賜速亡顧不為不孝乎假如祭祀封裹脯脩而餉小牧宜謂
直以買他物若笞之杖之勸懲大嚮吏則出門罵我祖考雜
以醜詰顧不為不孝乎妻子以下類皆如此飯有虫蛆不可
笞也羹有塵煤不可叱也物惡而價隆不可学也用小而下
多不可削也大罪溫諭以戒之小罪含默而恕之惟虐民之
罪是恕是懲捨是乎威立矣故曰私事無刑私事無刑斯過
半矣續大典云雖奉命使臣以私事殺人者亦償命

執杖之卒不可當場怒叱平時約束申嚴事過懲治必信則不動聲色而杖之寬猛唯意也

牧之尚猛者每杖一囚先杖執杖之卒其法必以朱棍打其後踝卽地顛仆棍者不猛于杖執杖之卒以甲之故而乙也破踝以乙之故而丙也破踝蔓延株連至丁至戊本事反屬於先天大亂忽起於平地甚者骨破氣絶遂至殞命無名之鬼項背相望甚可愍也死者之悲寃姑舍其在致體豈不顛倒此習必不可蹈也

牧上官十日之內不必用刑見首篇既踰旬月附過者多新犯者衆不得不用刑○將用刑牧召門卒立堂下問之曰汝等

能杖者幾人各告姓名乃進十人别簽爲執杖之卒乃令十
人伏庭聽約束○約曰官家用刑有上刑中刑下刑上刑期
扵重傷中刑期扵大痛下刑示法而已每杖一人刑吏告杖
官家給三算小卒取杖三枚置于戒石之上郎知爲上刑之
號官家給二算小卒取杖二枚置于戒石之上郎知爲中刑
之號官家給一杖郎知爲下刑之號汝則依約上刑十分用
力中刑七分用力下刑從輕示法○又約曰汝見號算猶不
依約當猛者不猛是生殺之權移扵汝手汝則可殺當撓必
無一言厥因既杖如係輕歇姑且下獄待明日加杖既移時
乃治汝罪或杖或棍○又約曰汝扵此事一向循私不遵官

令郎汝杖棍之外罰役上京罰役赴營及至歲末並不差任百般罪罰咸萃汝身汝其覩之〇反杖雖杖之不猛收黙無一言以了厥場既罷別開一座專治此卒之罪如上約又其罰役定咸遵上約則其刑必猛矣

守令所用之刑不過笞五十自斷以此以往皆濫刑也胡大初曰縣無甚重之刑小則訊大則決又大則止於杖一百而已杖一百之刑不可數施訊決亦止可十數下若大杖止於七五下或十下須令如法決遣下下嚴峻然後人自畏服不在乎數目之多若杖一百卻留為極典厶業中國之法縣令杖一百自斷故胡說如此

古有五刑墨劓剕宮殺也後世以笞杖徒流殺爲五刑笞杖者古之所謂鞭朴用之於官刑教刑者也徒流者古之所謂流宥以之宥刑非即刑也與之爲五其義非也○我邦時用之刑約有三種一曰笞二曰杖三曰棍大辟則殺也笞有二種其小者謂之笞大者謂之笞杖其實皆笞也杖有三種其小者謂之訊杖（薄者曰法杖厚者曰半朱杖）其中者謂之省杖（三省推鞫之所用）其大者謂之鞫杖（禁府禁府推鞫之所用）其實皆訊杖也棍有五種大中小棍之外又有重棍治盜棍二種也（國初用皮鞭見於大典今不用）

大明律云笞以小荊條爲之本經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長三寸五寸）笞杖以大荊條爲之本經三分二釐小頭徑二分二

鞫（長三寸五寸）皆削去節目用官降校板如法較勘用小頭臀受

○案律雖用荆令郡縣所用多用梣木梣木一名檮木一名石檀一名樊槻一名盆桂一名苦樹一名苦櫪其皮謂之秦皮漬水出碧色者也（方言已未無）今無梣木者代用他木監司御史以時杖勘亦但較大小其別其梣所不問也○大笞小笞同是笞也恐不必名之曰杖

大明律訊杖以荆杖爲之本徑四寸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長三寸五寸）其犯重罪者立文案依法拷訊臀腿分受○經國大典曰訊杖本徑七分餘二尺廣八分厚二分（營造尺）打膝下不至膕脚○續大典曰凡推鞫訊杖廣九分厚三分三省則廣

八分厚三分○案中國訊杖本末皆圓不過為笞杖之大者
又以臂腿分受吾東訊杖本圓而末方其厚有差又以膝骨
受之比之中國之法倍加重刑也
肅宗朝二十二年大臣言刑曹訊杖大歇難以取服　上曰禁府
刑曹杖有定制法杖之用柳木皆有意也豈可以難於取服
遽變為嚴酷哉○按國初訊杖無定數至
世宗三年朴訔判禁司請訊杖一次以三十為式
今
君子嗜用巨棍以二笞三杖不足以快意也
大典通編曰棍杖用柳木為之長廣厚薄一遵欽恤典則○
重棍大將觀察使節度使用之非死罪勿用　巨棍討捕使以上用

之兼用大中小中棍兼營將虞候中軍邊地守令用兼用中小棍小棍僉使萬戶別將權管用之○又曰治盜棍捕盜廳留守監司統制使兵使水使討捕使兼討捕使邊地守令邊將用之治盜及關係邊政松政外勿用○又軍務事外毋得用棍英宗二十年有下教○案內地守令雖牧使府初無用棍之文

續大典曰曾經朝官雖觀察使節度使無得用刑棍軍務則狀聞後決棍軍務外用棍者以濫刑律論各營偏裨用棍者繩以重律

○案守令之刑不過笞五十自斷訊杖軍棍非守令之所敢用而近俗鹵莽不知法例笞杖盡廢唯棍之用有一等不知痛癢之人每以用棍為快事嗟呼用之者雖快受之者亦快

乎衙吏衙校已屬非法況於其餘乎手勢既滑小奴幼童鄉丞鄉甲咸以棍制甚至村氓野老一生不見笞杖亦以朱棍用爲恒罰魂飛魄遁受傷益深惜乎以人之痛楚作我之快樂心之不仁胡至於是訊杖之法須報上司乃可行之令之衙吏鄉丞姑舍是學宮之儒訟基之士一觸其怒拷訊惟意其可曰國有法乎民之有刑昭其法也自我毀法何以昭矣法之不昭威亦不立適足以自衰其德而已

刑罰之於以正民末也律已奉法臨之以莊則民不犯刑罰雖廢之可也

治一國如治一家況一縣乎曷不觀治家者乎家翁日日嗷

怒笞子撻弟縛奴毆婢竊一錢不赦覆一羹不恕甚則以鉄撻打肩砧杵擊髀而子弟之欺罔愈深奴婢之偷竊益肆一室聚訟惟恐被執上下朋奸以欺一翁衆此家翁儼成獨夫而家道睽乖馴致大亂終不得爲法家模樣有一翁爲晨起盥櫛正其衣冠肅然端坐以受私朝分業受職使各治事其有不率諄諄教誨事有可蓋隱之勿彰燕居獨召密密戒責翁率以勤衆莫不勤翁師以儉莫不儉翁師以恭翁師以廉表準既正物莫不順子弟皆能雅飭奴僕莫不淳良不知欺罔爲何事不知偷竊爲何習終年卒歲庭無笞撻之聲而入其室者以見和氣盈門春風襲人琴瑟書策莫不靜嘉草木

雞犬皆若肥澤不問可知為有道君子之家者盍有之矣由
是觀之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刑罰之於以正人末也吾身
正民莫不正吾身不正雖刑而不正自有天地以來此理恒
然豈可以雜說亂之乎
或曰奸吏猾校良心已滅惡習已痼不可以仁義感化惟可
以刑罰制伏子欲以蒲鞭治之豈不迂哉世降俗末淳風已
遠漢魏不如三代唐宋不如漢魏故近世以善治得名者觀
其為治必嚴刑值棍大如堅縛鈴聲一動一府悚然其以不
治得名者觀其為治必輕撻小扑柔訶緩令綱紀既頹百脈
解散其民效如此子欲以正己正物之迂談御此難化難制

之悍俗所謂干戚之舞欲以解平城之圍也豈不迂哉答曰此流俗之論也治與不治在於其人不在於刑罰彼以善治得名者若夫緩刑其治益高其譽益全非以嚴刑而致治也其不治得名者若復峻刑其治益下其毀益騰非以緩刑而謡敗也大抵廉明者其刑多峻貪濁者其刑多緩故曰廉者好名不近人情曰用人之仁而其貪去（見禮運）蓋以是是非非善善惡惡之心既然真切其刑不得不循是是非非善善惡惡之心本来迷昧其刑自然多緩彼真切者其知有分別也此迷昧者其智無裁制也治與不治於是乎相遠然人不到聖賢地位必有偏辟之病所短每起於所長所長亦在於所

短從所謂峻刑者必以嚴急之故多所錯誤或罪輕罰重或罪疑而斷決一時之忿枉施酷刑一編之見遂決重罪多小寃鬱理所不免此所長起於所短也此所謂緩刑者亦以知緩之故時得無害本無重枝亦無大寃本無明決亦無偏悲民不畏官吏無所恐藉虎威獄在疑按人得以小過憧命故遐陬有諺曰悪板弄板利害相半（方言峻刑之官謂之悪板緩刑之官謂之弄板）此有驗之言也我之是非既明既田政賦役簽丁介穀自多明白吏不敢欺民民不敢玩又從而省刑罰赦小過則其赫赫之譽愈高一層矣我之知識既昏既田政賦役簽丁介穀自多荒亂吏弊既長民訟已騰又從而縱恤枝施虐焰則其

嗷嗷之怨彌達四境矣治與不治在乎其人不在乎刑罰也
洪州吏胥素號奸猾而柳誼之為牧也蒲鞭不用而民不見
吏康律營屬皆稱横濫而朴基豐之帥也笞撻下施而軍中
肅然（惟一校被拿露臂同類責之至今為大恥也）由是觀之斯民也三代之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余則曰幪巾畫衣渫緤艾韠尚
可以禁暴除奸何謂蒲鞭裨碧不可行於今日乎君子之為
治也嘗以第一等自期區區流俗之論何足取也
鄭瑄曰鉢苣剌手茨蘗傷足舉體痛楚刑杖之毒百倍於此
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井在後號呼求救徼奸之苦
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又曰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

可用刑即稍停片時待心和氣平從頭再問可矣未能治人之頑先當平己之忿嘗見世人因怒其人遂嚴刑以求洩己之忿嗟嗟傷彼父母之遺體以泄吾一時之忿恨貽子孫之昌熾得乎

邵伯溫家誡曰凡作家雖所部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按立案者倘音也立案之頃不過霎刻而怒氣或平其機豈不危哉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決存為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邵堯夫詩云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反為殃○又云當官臨事切戒躁急

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奸校窺伺機便以戕其利非特害人抑已甚害

胡大初曰卓茂為密令諭其民曰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措其手足乎吁此仁人之言也凡為令者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古之仁牧必緩刑罰載之史策芳徽馥然

劉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嘗曰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示辱而已

崔伯謙為北地太守改用皮鞭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

魏蒼慈為墩煌太守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

下躬從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不
滿十人

南史崔景貢守平昌縣嘗懸一蒲鞭不用

漢宋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余見一笞不施而吏畏民懷者亦多矣

李封為延陵令民有罪不加杖但令裹碧頭巾以為大慚無
敢復犯○業此即幪巾艾韠之遺意

徐有功為政不忍杖罰人民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衆必
共斥之武后時守正持平保全多人

宋杜衍為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張

詠包拯一流也杜衍歐陽脩又一流也

田興為原州牧使性矜恕每刑人為之設席不濫一笞○案此與杜緩事相類杜緩為縣守每冬十月具獄常令去酒者內官屬皆感其恩

趙克善在郡邑每當箠楚惕然不樂曰撻之者如此其若被撻者能無苦乎彼非不苦而猶且犯令可矜也已以一時之忿濫刑杖大罪也　列祖遺戒先于簡策

世宗十二年　教曰五臟之係皆近於背官吏拷掠率多鞭背頗傷人命自今除笞背法有違者抵罪

肅宗十八年諭八道方伯曰人主挾雷霆之威操生殺之柄凡刑人殺人不敢逞喜怒之私其生其死一付公議今夫殺

人倫而必誅之罪雖貸之恩猶尚會集卿宰再三詳覈引律擬罪求其必死情罪俱無可恕而諸大夫皆曰可殺然後殺之者豈非人命至重歟大小州縣之官固念欽恤決罰多不如法或因纖芥之嫌或觸一時之怒別用大杖恣意撲殺輕視人命如艸芥昨見歲抄諸道守令之犯此而複讞者亦非一二此類一不痛復俾知懲戢

英宗四十六年　教曰朱杖撞脛之法雖非壓烙之比其酷滋甚壓烙設置具然後乃施而一時之令衆杖齊撞其害致命何異亂殺此後其勿擧行

象山錄云刑罰者堯舜之所不能廢墨劓剕宮猶忍爲之答

笛杖棍何莫施矣但仁人之用刑也哀矜爲惻怛爲法之所
係我不敢赦法所不許我不敢爲姑惟教之教之不率乃用
刑罰古之道也勃然起怒拍案推牕以其私忿殘被大命擬
諸國法而不合度諸公理而太過則豈不誤哉且刑罰自有
正道乃於恒式之外或絞合其三笞或倒用其大頭或反縛
而跪石或倒懸而掛樹或捽曳而拔項或灸灼以燃膚固牢
邦禁也輕用以取脤棒撞　柤戒也輙施於行檢斯亦不可
以已之也郅都義縱減宣之等皆身被極刑子孫不昌怨詛
叢於身上應報捷於目前爲民牧者何苦而爲是哉
婦女非有大罪不宜凌罰訊杖猶可笞臀尤褻

婦人雖犯殺獄猶察其有无胎孕乃施刑杖况於他罪乎婦
女習臀者去其棍桍擦其月衣灌以盆水使衣貼肉其任法
庭猶礙觀瞻近來官長或令露臀或施棍杖棰棰駭愕有不
忍聞有一縣宰餙令露臀挪婦人摂衣起立向官大罵舉毋
連婆肆發醜話官難膚歸之狂肉出之上失其道下慢无禮
將若之何收宜念且謹守禮法寬有後悔曰良人之妻宜代
治其夫官婢大罪宜用訊杖小罪撻打脚端吏人之妻不宜拿
入官庭如欲囚禁令自外就獄別遣可信之人摘奸
大明律曰凡婦人有罪除犯姦反死罪收禁外其餘雜犯責
付本夫收管如無夫者責付親屬　若婦人懷孕徒産後一

百日拷決若未產而拷決因以墮胎致治者杖一百徒三年

老幼之不拷訊載於律文

大明律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若廢疾者並不合拷訊違者笞五十

劉銖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既隨其年數杖謂數年杖又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五代史

○按此必三四十以下者乃用隨年之法向裏者雖銖不能爾也

世宗十二年教曰囹圄之繫棰楚之嚴人所共苦其中尤有可矜自今十五歲以下七十以上除殺人强盜外不許禁

身八十以上十歲以下雖犯死罪亦勿禁身拷訊舉衆證之

惡刑所以治盜不可輕施於平民也

惡刑有二一曰亂杖捆去足指者　二曰周牢兩木交入兩脛之間諺書謂之夾棍亦謂之剪起　亂杖已除盜治亦所不用英宗四年除之而周牢尚存官長衆怒或於吏隷亦時用之上而違法下而失德莫大於此下民一被此刑終身不敢祭父母云

英宗下諭云昔將臣李浣見鴉取鷄卵施以周牢訊奴取服恒以戒人此後非強竊盜而用亂周者嚴禁

恤囚刑典第四條

獄者陽界之鬼府也獄囚之苦仁人之所可察也

獄中萬苦不可備述舉其大者總有五苦一曰枷械之苦二曰討索之苦三曰疾痛之苦四曰凍餒之苦五曰滯留之苦五者爲幹而千枝萬葉於是乎生矣死囚行將就死而先受此苦其情可悲也輕囚其罪不重而同受此苦究因橫被誣諂而枉受此苦三者皆可悲也爲民牧者胡不察矣

枷

枷之施項出於後世非先王之法也

周禮秋官掌囚守盜賊凡守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許慎說文云梏手械也所以告天桎足械也所以質地○鄭衆云拲者兩手共一木也梏者兩手各一木○鄭玄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賈疏及丘文莊以拲桎梏爲三木○

案易曰屨校滅趾乞足械也曰何械滅耳此手械也何者肩荷之也後人或以滅耳為項械非也易曰用說桎梏者蒙自臨觀未臨之震足觀之艮手本自桎梏之象變以為蒙則手足皆淸脫矣然則梏手械也桎足械也司農說非矣月令仲春省囹圄去桎梏〇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〇爾雅云杻謂之桎械梏〇齊家世云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〇新書云文王桎梏於羑里總之杻字不見於九經其為後世之刑審矣

漢書司馬遷傳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註云三木在頸及手足〇後漢書范滂傳云滂等皆三木囊頭暴于階下〇馬融廣成頌云枷天狗紲墳羊〇北史宋游道傳云游道被禁獄吏欲為脫枷游道不肯曰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北史流求國傳云獄無枷鎖唯用繩縛

◇宋史田錫傳云案獄官令枷杻有短長鉗鎖有軽重尺寸斤两並載刑書未聞有以鐵為枷者也◇案周禮掌囚云刑殺者加明梏（鄭云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梏謂明梏或是項械桎梏之外又如此梏故謂之枷枷者加也古者惟臨刑枷此械後世凡罪入皆著故已自两漢有三木之文也易曰係用徽纆所謂縲紲也既以徽纆係項又何枷矣杻者後世之械也

大明律枷以乾木為之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重二十斤杖罪者十五斤杻以乾木為之男子犯死罪者用之婦女雖犯死罪不用鉄索軽罰用之◇鐐者鉄建之環也重三斤犯徒者帶鐐工作◇續大典云除鞫囚左杻（英宗己酉年）◇案杻者手

械也本作杵○枷之爲物爲獄卒作也俯仰不得呼吸不通一時半刻非人所堪殺則殺之枷則不可竪人多智亦不爲此在囚人則死生立判在獄卒則操縱惟意以此大命寄彼大權何寶之足惜何求之敢拒枷杻者鎔金之大爐也上令則不行下財則多損何苦而爲是哉○盜可枷也逆賊可枷也死囚也新入者可枷也不枷則逃所以枷也吏校可枷也奴隸可枷也既入獄門不賂而脫姑此亦辱以行賂也其餘何問其他之貴賤其罪之輕重悉不可枷何也上令不行下財徒損此無義之故也或用薄紙搨印以封之或用圖點着釘以鞏之其法愈密其賂益重欲破民財斯爲之矣欲行吾

令斯已之矣天下無不可脫之枷凡所云枷不脫者皆閻之官也罪人數日不死拾是乎知其脫矣

張和惠斷獄囚无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枷械困若備極囚徒見者破膽爽魂號生羅剎其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郎悶絕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櫟手脚並有肉杻速縛連絆隨地後為縣令坐法杖死

獄中討索羅盆之冤也能察此冤可謂明矣

昔來俊臣構羅織經索元禮等競為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等名號令獄中討索其酷罰惡刑多非人世之所聞鳴舞猴掛椅卯椎腦種種隱語不可究詰獄卒自命

爲神將老囚自立爲魔王餓鬼相嗟歎烟吐歃有非陽界之人所能測度所謂鎖匠有內卒外卒老囚之中有頭座公員掌務之稱每過新囚雜用五虐之刑入門有踰門之禮入室有知面之禮脫枷有紉骨之禮經日有免身之禮飯入則奪飯衣入則奪衣簟席有徵油薪有歛種種苦毒不可殫述上有禁則嘻笑不可禁也下有告則彌虐不可告也黑窣窣地闢一乾坤不可察也欲禁此弊惟有一術曰勿囚人而已矣

大明律云獄卒淩虐罪囚者依鬪傷論○續大典云祟獄囚懸枷之罰

海州囚李從奉殺人在獄有朴海得者因事繫獄獄卒崔悉

才李從奉執海得立之於墻下而以所着枷端竪之於両足
之間乃以蒿索合枷板與脚而束縳之於是海得之身自頸
至足竦直難支前不能屈後不能伸如枯木之自僵而空中
顛仆遂觸墻壁頸骨破傷以至殞命所討者五十両錢也
先大王既判此獄又為下教曰年前因宋朝恤獄囚故事使
之洒滌其枷杻量給其衣襆既又嚴飭獄卒輩之凌虐罪囚
者揭示令甲不啻丁寧飭令未幾便已解弛獄卒獄囚符同
行悪殺越人命國有法紀豈敢乃爾藉曰營卒異於邑卒營
屬行悪本官其可袖手旁觀而不思所以防戢乎事在再昨
年十月道伯不可論當該地方官為先罷黜當日監守刑吏

監考等令道臣嚴刑定配海州如此京外獄囚之困於徵索
可知特無殺傷不至顯發耳此兩尋常者過後弊不可勝言
此後或復踵前習犯者並與監獄吏卒同律當該掌獄官員
重繩堂上及道伯亦當別般論責先自鄉曹另加管束仍將
判付辭意行會於八道兩都以示申令之意京兩捕廳外內
兵水營鎮營一體知委奠曰九重深邃予有繡衣自可採察
無或放忽事並須嚴飭○牧宜知比凡村民犯罪切勿囚禁
其或不得已囚禁者別飭刑吏獄卒無得侵虐又執小罪枷
囚侍童以察其所為
宋張治知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榜笞艱益獄吏受財乘

閒訊因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於郡縣之
疾痛之苦雖安居燕寢猶云不敢況於犴狴之中乎
胡大初曰刑獄重事也犴狴惡地也脫或差誤胥吏奚恤咎
必屬令縱逃陽罰必損陰德可不謹哉曰疾病必察飢寒必
究墻壁必完出入必防○又曰有實病而吏不以告者有不
病而吏誣以告者蓋吏視囚猶犬豕不甚輕意初有少病不
加審詰必待困重方以聞官甚至死而後告若有貲之囚吏
則令其詐病巧為數說以覬漸脫令於點視之際躬加審察
且與召醫治療日申增減其甚困頓首責令親屬保識前去
若必待病重方始聞官者推吏必坐于罰○宗他疾姑舍杖

瘡治療之法官宜留心吏屬既欄富民自有管領者惟貧既无力者即一杯之酒雖有助者敗宜知此功勿重傷既傷又與照管醫治

大明律云獄囚患病應脱去枷杻而不脱去應保管出外而不保管獄吏卒並笞五十○續大典曰獄者所以懲有罪本非致人於死而祈寒盛暑凍餒疾病間有非命致死其令中外官吏淨掃囹圄治療疾病无家人饋養者官給衣粮如有懈慢不奉行者嚴加科理（英宗己卯下教）謹案文獻備考下文乃世宗下教

鄭瑄曰熱腸以救萬物危苦冷眼以觀世態炎凉

胡大初曰羸老之人必察其有無疾病婦人女子必察其有
无娠孕○又曰春夏天氣蒸鬱須謹其飲其牕楔蠲其穢污使
不奧濕致興癘疫如稍向寒便當糊餙户牖支給錦炭使得
溫煖和適可免疾患
陳眉公云炎蒸赤日即敞堂宜地高梧脩竹陰映蘙然往往
核榻卷簾還徙不常因思獄中人無寬恨深浴之樂而但增
穢雜瘦痢之苦轉視此苦又如天上人耳仁人君子務遣的
當暮官掃囹圄滌枷杻以廣聖主好生之仁務使眼前大坑
化作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
時耳

獄者無憐之家也囚者不行之人也一有凍餓死而已月令
孟秋設囹圄具桎梏仲冬等囹圄以助天之閉藏仲夏挺重
囚益其食
胡大初云獄囚合給糧食有因縣道匱乏而責請吏者不知
官給尚欲減剋而可使吏供輸乎○又曰人當日給米二升
鹽菜錢十文朝已晚申立定程式獄中疑有廚竈也
獄子敲告報覆令躬點視然後轉入其有家自送飯者當防
傳與仍點檢夾帶毒藥刀杖銅鐵瓷皿文字之屬恐其自戕又防其傳通外事
孫一謙為南部司獄故事重囚米一升率為獄卒之蠹去飯
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獄卒驅

穢地係錢不得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為市上諭一
切嚴禁手翔一枰枰米計飯日巳卯巳時持枰按籍以次分
給食甚均見囚衣敝時為澣補視輕係之尤饑者予囚飯之
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橫
大明律云凡獄囚應請給衣糧而不請給者獄官獄卒笞五
十○又云獄卒剋減罪囚衣糧者計贓以監司自盜律論○
案此諸文中國本給罪囚衣糧其能自給者不官給也
孝宗二年 教曰當此寒節繫累凍餒食不充腸予庸矜惻
令該曹造給襦衣並給薪炭又諭諸道遍給諸囚俾免凍死
西山筆談云獄囚衣糧不能無繼其四肢無病者宜令捆屨

織席拙者為非儁艸席工者為絕儁蒲席使刑吏監管發賣
如有餘貲不酬者即與推還或執馮吊人收贖量給本錢以
辦材料又禁煙酒使無雜費則久囚者不患其衣食矣若其
家不貧者不必為此○收遣去之日獄囚念其恩澤於獄中
放聲大哭斯可謂忠收矣

昔一獄囚官欲其速殞令絕其飲食囚三日不食無絕更其
其父以糊勸之曰活汝者今至矣既覺而飽果有一推官來
伸其冤

獄囚之待出如長夜之待晨五苦之中留滯其最也
易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繫之留獄者聖人之所悪也獄自

直因其情至冤者一月三推之狀皆陳意見以請決放或以書面力請或當面而詳陳君侗在已有時刻不耐之色然後能感動上官得有酌決也〻輕罪本當何囚囹圄其或偶因者必以囚人姓名帖于壁上日日觀者又令刑吏日修囚徒案每朝進之牧值澄省隨即決放〻牧之醉者一囚之後遂忘不赦刑吏自下從遣余見多矣

月令云孟夏斷薄刑決小罪少輕係李秋乃趣獄刑毋留有罪〻孟夏移秋之時也李秋者收穫之時也二者在農時爲最急雖有殺獄正犯之外不可收也

崔篆當王莽時爲建新大尹所至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人

於案被皆何罪而至此遂理出二十餘椽吏扣頭固爭篆曰
韓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戶贖二
十餘人蓋府願也遂稱疾去

北齊宋世良除清和太守天祿中大赦郡無一囚群吏拜詔
而已獄內穭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
謂之神門

朱勝知吳郡事嘗曰吏胥貪吝詞不付房隷卒貪吝不妄行
杖獄卒貪吝不輕繫囚

李衡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歷任四年獄戶未嘗係一重
囚

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得福耳佛殿未甚壞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則佛亦含笑悲慈獲福不更多乎富人遂輸官囹圄以空

墻壁踈豁重囚以逸上司督過亦奉公者之憂也

胡大初曰今在在州縣獄多有頹墻敗壁不甚完固者固當亟加整葺然奸態萬狀尤宜關防每有獄吏受重囚賂放其自便日間因以餘水爲名將水濕壁浸漬泥濕夜間則鑽壁踰墻倏然而遁吏卒睡熟無由知覺此最利害今當審量罪囚輕重重者何使處近壁之匣墻之上必加以灰壁之內必

吏以板每五日一次躬自巡行相視有不完處隨加修補
肅宗二十五年 教曰諸道賊囚打破獄門之處非止一二
刑吏鎖卒等若不同情必不能自脫枷杻而逃刑吏鎖卒等
隨現梟示方可立法今後明火強盜自內打破逃體者刑鎖
等使討捕使依治盜律治之取服後啓聞梟示
熊子復牢豎隔日間不時趨獄點視夜則置一鈴其索直達
寢所夜半擊鈴獄卒應喏否則必罰
胡大初曰在法一更三法長官親自定牢今也龍政無暇則
委佐官飲酒相妨則委典押不知脫有逃逸咎將誰執吏輩
受賂則雖重囚亦與放釋安寢無賂則雖散禁亦必加之縲

紲不可不躬自檢案○業縣令之職固當如此然既無逆獄大囚官長親入獄中亦損威德且逐日為課則大屑忽一偶行則無益宜於十數日一遣鄉丞訊校詳審以來亦無闕事若大盜飛賊其穿壁踰墻之法神出鬼沒其防察宜倍嚴倍密且踰越之法必有外應乃可為之凡討捕校卒皆辟盜之黨宜召首校戒之曰某盜若逸必汝儕屬為外應也官當躬治汝其知之

歲時佳節許其還家恩信既孚其無逃矣

漢虞延為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遣囚還家並感恩德如期而還

晉曹攄為臨淄令臨歲除放重囚各歸省家皆感泣至期而還

晉范廣為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即縣人家有老母至佳節廣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為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

梁傳岐為始新令傳琰之孫翽之子縣人有相鬭死者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還家獄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令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死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岐後去縣人死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南史

南史庾闐文為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

期而至○何徹為建武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期每伏臘放
囚還家依期而反○王志為 陽太守獄有重囚十餘人冬
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還唯一人失期獄司以為言志曰此
自太守事明旦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歎服之

唐呂元膺為鄭州刺史嘗錄囚囚自父母在明值歲朝不得
省泣下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戒如期而還獄吏白不可荅
曰吾以誠待人人豈負我盜皆如期而至自是盜黨感愧悉
避境去

宋曹叔遠為浙西提點刑獄會寒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
期至

王伽為齊州叅軍送流囚李叅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榮陽曰鄉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乃悉脫枷鎖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遂赦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帝聞而驚異

久因離家生理遂絶者體其情願以施慈恩

後漢吳祐為膠東相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長以械自係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齧指偏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後漢鮑昱為泚陽令趙堅殺人繫獄當死其文母泣訴以絶

杞令將妻入獄鮮枷止宿遂妊身有子

陳臨守蒼梧民有遺腹子為其父報怨捕繫獄臨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産一子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踰年杖之人皆不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為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韓魏公判大名有吏請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法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半年後娶前案行遣二倅曰此人有封案後頗謹厚乞恕前罪如何琦曰知其封案意乎此人新娶當時若便斷遣此人與父必咎其妻所以封起案卷耳二倅起揖公

曰公恕至此天下獨厚公後世亦貴顯無極矣

老弱代囚尚在矜恤婦女代囚尤宜難慎

英宗三十七年　教曰老老長長絜矩之道也凡諸推治之時以子代父以弟代兄其猶可也至於以父代子以兄代弟而甚至反於其母有違倫紀亦有關風教又於禄職之類囚其正妻稱以次知侵漁之際其弊百端此後以父代子以兄代弟反正妻推治次知代囚之名一切嚴禁其或犯者無論大小官施以制書之律其隷屬隨現杖流

囚山筆話云良民惡人不可同處男子婦人不可同處宜於獄中别爲淨室以待用也

王克敬嘗為兩浙鹽運使溫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
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
今毋逮建議著為令
流配之人離家遠謫其情悲惻能蔑安接收之責也
罪不至死故得此流配淩轢逼迫仁人之所也流配約有四
等一公卿大夫安置投竄者也一罪人親屬緣坐編配者也
一貪官污吏贓律徒流者也一賊流雜技自下行遣者也朝
局一變大勢已傾則雖議以大臣猶受淩侵況於大夫士以
下乎猶有翻覆之望者守令容有饋遺胥吏稽獻忠誠者本
地孤畸遂無前路者其所侮虐不可盡述余詩曰小窮有人

憐大窮無人恤此之謂也◯緣坐之法出於後世此孟夷三族之例特不免耳三世之族上及諸父是祖族也旁及昆弟與其所生是父族也下及子姓是已族也今人誤以父族母族妻族為三族故遂不知今之緣死即夷三族之法黨錮以來所謂逆賊有實有冤寃者勿論雖其實者其諸父諸子與其昆弟有何罪也況其婦女為婢柔性未死仁人君子所宜惻念近俗佻薄凡緣坐來者陵虐已甚聲氣隔遠者猶或濶畧世誼本厚者尤宜迫逐以避嫌故也或因之於獄中或拘之於門閭婦人為婢者必受點考又從而窺其顏色非禮薄德孰大於是◯九士族在配者其點考宜令鄉丞刑吏坐外看閱數月之間或一親閱婦人始到宜令蒙被入庭收乃開戶俯視差官婦讀廷

又嚴飭所在隣比男子無得往來窺覘待之無一間之後勿
復躬閱每在朔望遣婢看審歲時佳節餽以米肉雖非親戚
理當如此〻窮道之感刻骨鏤髓窮途之寃亦刻骨鏤髓含
德入地必有冥報含冤入地必有陰殃天地變化寒暑迭遷
富貴者未必常樂窮苦者亦必荷天貽君子於此宜兢兢然
致心也況其姻婭族黨猶在京華聞其有德孰不暗悅聞其
施惡孰不潛訕不知之中或名譽以騰或憤然以兼自己利
害亦不少矣〻婦女流配者其苦節芳徽多可褒顯而其家
既覆無人稱述甚可悲也其以處子來者白髮被額猶作北
髻六十年閉戶獨處人不見面又或陵虐之言近於肩慢則

投裸服涵以全其死玷之節者項背相望欲作紅史一部以
貽凶光而未能也牧宜知此恒存矜惻之意勿事凌虐焉可
也
貪官汚吏來者館接必厚饋遺必腆不足恤也其賤流雜犯
者辛苦萬狀非人所堪邑例萬殊或逐戶排日輪流給食或
衆民均斂以授館主總之主客俱困不可堪也余在西邑買
一民屋使十人同處（一邑配人例不過十人）損火粟錢歲八五百兩募
民爲館主饌料薪醬菹鹽匙皿咸出其中名之曰兼濟院謂
主客兩便也邑人便之
正配人給由非法也然其本罪不重根株有著者以時給由

亦善政也若奸吏未者以權門之託欲得由暇萬不可許

牧民心書卷之三十六

禁暴 刑典第五條

禁暴止亂所以安民搏擊豪強毋憚貴近亦牧民之攸勉也

豪強之類總有七種一曰貴戚二曰權門三曰禁軍四曰內臣五曰土豪六曰奸吏七曰遊俠凡此七種務在裁抑以安百姓詩云維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古之遺直也人能不畏強禦而後能不侮鰥寡禁暴者仁術也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緩於小弱急於豪強強豪有罪輸掌畜官使斫莝不中程輒笞督

嚴延年為南河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
陷法典文以出之其豪強侵小民者以文而內之△按虎心
宜至公亦不必如此

岑熙為魏郡太守視事二年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
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含哺鼓腹

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之蒼頭殺人匿公主家宣候主出
行叱奴下車格殺之上使宣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終不
俯上勅強項令出賜錢三萬兩由是豪猾震慄號卧虎△司
馬禹為洛陽令貴戚斂手號曰卧虎

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

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馮賣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扵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乃歐陽尹尹京不事風采至貴寵犯禁令有求免者必寘于法雖詔令有所不從

唐李朝隱以甚清嚴豪右屛迹時太子舅趙常奴侵害平民朝隱杖之上降勅慰勉之

崔皎為長安令時邠王部下人盜馬府縣莫敢言皎命就擒扵王家王懼縊殺其奴置扵街樹

吳正肅育守襄城初秦悼王葬汝州其後子孫歲時上冢不絶宗室宦官常往來為州縣患公每抑折之凡過其縣者不

鼓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然後鼓縱儀宗室宦官或夜半叩
城門索牛駕車公輒不動及朝徐告曰牛不可得也
馬光祖尹京庭無留訟福王府訴民不還房廊屋錢光祖判
曰晴則雞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屋錢直待光祖
任滿○謂飲清則其乾燥如卵飲濁則其濡潤如雷我任之
時不可以濡潤也
吳相國允謙為鏡城判官時王子臨海君多不法虐及於民
宮奴入府鏡擊傷寡婦公縛其奴杖殺之
羅昰斗為鳳山縣監縣吏鄭行之奴判投麟平大君搆行從
邊知公得其情懼不自安及麟平赴燕迎慫欲生事公聞之

曰其母麟平大怒盡驅納從者於獄曰阻我行者縣也坐是
罷李基祚八對言此羅萬甲子有父風上曰此人予亦知之
然竟削職

權門勢家縱奴豪橫以為民害者禁之

隋榮昆剛鯁有局量楊素薦為華州刺史素田宅多在華陰
左右放縱昆繩以法無所寬貸朝集素謂曰素之舉卿適以
自罰也昆荅曰奉法一心者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
唐魏元忠為洛州長史時張易之家奴暴橫元忠笞殺之權
豪憚伏
宋郁山守溫州時張浚得上寵大治第強市民居山謂張曰

相公居朝喜稱伊傅周召而居家顧不肯為蕭何李沆何也
或謂張相國朝暮被召居勤苦平生甫得一郡而故與相抗
獨不為門族計耶山笑曰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分郎如子
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損子視郁子静豈軀赤
子獵浮榮者哉

鄭復始為古阜郡守時尹元衡家僮在境恃勢橫恣侵刻小
民前後守宰莫敢誰何公到官即捕核置之法不少貸

李厚源歸齋適為廬州牧使沈器遠時以大官配隣邑貧州人
為奴請公執送公不許則其從者私自縛去公即遣其從者
重究之器遠雖恚甚亦無奈何

金孝誠為清安縣監有貴近家二奴在縣境依勢侵奪發吏捕不得公自往縛致徇一境杖殺之

柳正源為春川府使時相家奴憑藉威勢據人棺材數十具又敺打人流血發吏捕治推價錢還其主時相聞之曰家奴信有罪非柳其不能如是也

禁軍怙寵內官橫恣種種憑藉皆可禁也

孝廟朝之訓鍊營　先王朝之壯勇營其校卒怙横者多官長不敢下手所謂禁軍指此類也

唐許孟容為京尹神策李昱貸民錢八千餘貫三歲不償孟容收捕剋日命還之昱之被械也一軍驚訴上再遣中使令

送本軍孟容奏曰臣知不奉詔當誅臣為陛下彈抑強豪錢
未盡收且不可送上許之
劉棲楚為京兆號令嚴明先是京兆惡少屠沽酒販多繫名
諸軍不遵法令侵暴衣冠劉令皆窮治之姦猾屏迹甚至有
匿軍人名目自稱百姓者當時人人頭上似各有一劉尹不
敢為非
唐柳仲郢為京兆有人訴表甥劉翊毆母時翊為禁軍小校
仲郢不俟奏杖殺之○唐宣宗獵苑北見樵者乃涇陽人聞
其宰李行言政績對曰性執滯有賊匿于軍家取未盡杖上
書其名帖殿柱

范純仁為畿縣令衛士縱牧馬蹂民田公捕而杖之奏曰養兵出於二税轉牧馬而侵食民田二税將何從而出哉章出持免罪仍令畿邑兼管句牧地自公始也

蘇軾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使遣三班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爭鬬至殺民訴於軾軾投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

丁積知新會縣中貴梁房邑人也其弟長横於鄉責民逋過倍復訴於積積追卷焚之且收捕繫獄由是權家屏迹

許觀雪厚為砥平縣令砥平有内奴作氣勢為民害者積十

早郡縣奠之呵也先生數其犯禁者十餘事以法斷之民心大悅而論以濫殺繫經冬夏邑人守闕訟冤適天旱以冤獄得釋

陳幼學知確山縣布政使劉渾成弟燦成助妾殺妻幼學治之如律不少貸

金始振爲水原府使孽侼李一善之弟居境內倚依橫恣或潛漏國事公招至前即斷頭以徇在座者曰宜先上聞公曰如有他端我自當之不及朝廷於是瞻聆震慴一善亦不敢鬥

土豪武斷小民之豺虎也去害存羊斯之謂牧

郅都為濟南守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
制都誅瞯氏首惡餘皆伏慄

趙廣漢為隸川太守郡中大姓原褚宗族橫恣前二千石莫
能禁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慄

尹翁歸治東海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
縣皆有記籍自聽其政收取黠吏豪民案治其罪高至於死
以警百吏民皆服大豪郯許仲孫為奸猾亂吏治二千石欲
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觧終莫能制翁歸棄市一郡怖慄

魏倉慈為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絶曠無太守二十
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慈抑挫權強撫恤貧羸甚得其理

李及通判曹州州有趙諫者交通權貴持郡長短縱為奸利
及既受命諫至京師求見及拒之乃慢罵而去因誣及毀朝
廷會有發諫事者及察其狀盡數前後所為以聞于御史鞫
之斬于朝市及由是知名

李浩在台州有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於權貴之門為二郡害
浩發其奸繫死於獄盡籍其家權貴人教其家訟冤訟 以
他事劉珙奏李某得罪豪民為民所誣上曰守臣不畏強禦
繫死豪民豈易得耶

陳幼學知湖州甫至即捕殺豪惡奴有施敏者士族人楊陞
者人奴也橫郡中幼學執敏寘諸獄敏賂貴人囑巡撫檄取

親鞫幼學執不予立杖殺之斂獄辭連故尚書潘季訓子廷圭幼學言之御史疏劾之下獄他奸豪復論殺數十輩獨楊陞畏禍斂迹置之已念已去陞必復逞遂捕置之死一邑大治○案君子之道不逆詐不保其往萃其六爻皆云無咎者貴改過也楊陞畏伏安知不因而為善逆其詐而殺之何以勸善陳公於是乎失德矣

柳雲龍西厓之兄為仁同縣監始至有豪右數輩假儒名執鄉柄武斷為非者自前守與之為主客禮不敢少咈其意公繩之以法不假貸其人相與造為流謗洶洶不已公執之益堅莫不帖息

尹丞吉爲龜城府使有豪族奸植私凌上郎官欲抵罪淳用
苞苴獲免公痛禁交關申嚴約束有犯無貸汚俗爲之一變
尹丞鮮爲咸川府使時府有豪黨擅殺官妓前後奉使者姑
息不治丞鮮案首謀者誅之
丁公彥璜爲平山縣監邑俗素豪猾多武斷聚鬧民村落中
威使之不役於官公取其尤強梁難制者二人治之其人素
交結權要洛中大家多以書來公一不聽持之益急其人逃
遁憤恚死搜出隱丁八十餘悉以充軍額自是豪右震慴令
行禁止
鄭景淳爲清州牧使有豪族負倉逋不肯輸官出朱牌捉之

豪書于牌背曰鄭某逆賊乃悉發吏校圍捕之訊曰汝以我為逆賊乎汝真逆賊豪曰何哉乃羅訊狀云方言曰俗音拒逆官令曰逆偷食國穀曰賊矣身逆賊是的刑推懲礪遂下三十杖一境懼伏

胡大初曰縣道每有奸狡頑嚚之人專以教唆詞訟把持公事為業先當榜文曉諭差有犯到官定行勘校刺環押出縣界必懲無赦

續大典云豪強品官武斷鄉曲凌虐百姓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口奸吏豪強已見束吏篇今不再述

惡少任俠剽奪為虐者亟宜戢之不戢將為亂矣

尹賞為長安令長安中奸猾浸多閭里少年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修獄穿地方深各數丈瓴甓為槨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分行收捕以次納虎穴中覆以大石數日發視皆相枕藉死

薛元賞為京尹都市惡少以黛墨鑱膚剽奪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杖死二十餘輩百姓頓安

韓延壽為隸川太守置正伍相長率以孝悌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

陳堯佐治開封府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禁者

豪強之虐毒痛下民其實尚多不可枚舉

今之豪強制其最甚者一曰宮土二曰屯田三曰霸占四曰立案今畧論其槩○所謂宮土日滋月盛諸宮戚畹廣置田庄遣客収租名之曰導掌免其公賦厚其私輸守令袖手不敢照管剝割惟意徵斂無藝入於宮家者什一歸於私橐者什九上而王土日蹙下而民膏日消中而無補於宮家唯其浮游無賴奸細之客是肥是腯此其必宜禁者一也○所謂

屯田日滋月盛諸營諳司廣置田庄遣其小校或其小吏名之曰屯監桀黠四出椎辯剝骨入於營司者什一歸於私橐者什九上而王土日蹙下而民膏日消中而無補營司惟其浮游無賴油猾之徒是庇是澤此其必宜禁者二也霸占書何也富民之家總有浪子馬吊鯨飲厥考薰心乃有高門華閥結納此子陰與約束受其契券稱有債貸厥鏹十萬收之無行者聽其叮囑卽與提禁箠楚既酷枷鎖又嚴汰田千頃勒受票驗遂以漏之於高門此習此俗在在成風而忠清公洪之道尤其甚者也牧雖單寒豈忍坐視而不禁哉○立寨者何也荒山疊巘遠浦小島天荒以來不入於疆理高門華

闕自作文券名之曰立案郞一艸一木一魚一鹽咸曰朕產坐收租稅樵蘇路斷斧斤有屬漁笯不隷於 王籍鹽盆盡困於私斂又或功臣戚臣遠裔遥孫每執民田謂之賜牌之地包丘陵絡原濕咸曰朕土攘奪惟意莫之誰何小民蕩析遂殘遂滅牧雖罷歛豈忍坐視而不禁哉斯皆今日之錮習也

挾私奸淫擕妓宿娼者禁之

大明律凡官吏（郞文武官吏）宿娼家者杖六十（挾妓飲酒者亦坐此律）註云娼者樂籍婦女也文武官吏宿娼家者玷汚行止故罪之○按文武官吏通官員吏而言之也宿倡謂宿於娼家也中國

惟娼於樂籍者謂之娼妓而吾東凡街路賣姦者混稱行娼
續大典云花郎遊女留住城中者摘發論罪○註云花郎遊
女所在摘發良家子女永屬殘邑爲奴婢公私賤杖一百流
三千里○按花郎遊女今無此名今之乞士(僧有髮)優婆周流
賣奸者當用此律
官吏挾娼法律至嚴然既弛既亂久已膠合今猝禁之騷擾
之術也惟登山汎水載妓樂非吏校之所敢爲牧上官既月
之後即嚴立約條曰官吏官校有敢挾妓游行者即照法嚴
懲永錮其籍又或妓家起鬧以成鬪毆之訟者用加倍之律
斷不饒赦○隣州退妓賣酒行歌有或舘接以遊衍者治之

加竊盜之窩主行罪勿赦○優婆之尼店舍之娼潜與引接以作淫風者治之如竊盜之窩主行罪勿赦○榜諭村里其有淫邪之行致起獄訟者本里諸戶倍徵徭役以懲不禁之罪○惟淫婦屬公爲婢之法不可輕率處斷必其本夫情願屬公方可錄籍本夫不願則必不強也近來州縣官納妓爲妾載與俱歸婢籍日耗乃令妓曺稽告淫婦勒令屬公誣訐成風賂贈以行斯則不法之大者也

肅宗十年刑曹判書金德遠奏曰湖南有異姓從兄弟相淫者既已承服律文則其罪乃杖一百徒三年頃年禮亨獄時因大臣收議大典續錄士族奸淫瀆亂風敎並奸夫處絞之

法有所定奪旋因伊時大臣所稟又以不待時處斷受教令
此罪人亦當依受教處斷乎 上曰其時受教乃一時懲惡
之意不必永為定式也口奸淫致命之獄並見欽書今畧之
寒巖瑣語云室女將嫁隣豎自言其先姦愆婦在逃尊姑必
誣以行淫此類起訟者多矣古者陰訟聽於社樹之下甘棠疏
教民以耻之令之官長每遇奸淫之訟先自褻汚教婢探裸
考癔驗毛大非禮也雖非此法豈無決折之術收之端嚴者
必不為此
唐崔碣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勛亂
盡亡其貨不得歸妻謂卜者楊乾夫咨存亡乾夫內悅其色

且利其富既占佯驚曰乃夫殆不還矣郎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反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婦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賂而可久反得其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及碣至可久陳寃碣廉得其情勑吏捕乾夫並前獄吏下獄悉敚賕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方淫潦獄決乃霽

市

塲醞酒掠取商貨街巷醞酒罵詈尊長者禁之

大典通編云街路上使酒人杖一百○凶年宜禁大釀已見賑荒篇○每一市塲必有一二兇悖為商旅豺虎如中國所稱小霸王稗販者操升斗之權弄衡尺奸黠之買娼當爐滔

屠賣肉沉醉善罵刼奪財貨朱面白眼擊毳破缶人莫之誰
何者牧宜別岐廉採斜差縛致大棍飛膏巨枷戒頂使其視
伸伏守終身何敢則商旅歌于道士女謹于閭神明之補心
洋溢乎四境乎○大村戍堅必有市日酗酒詬罵拳老凌辱
衣冠為一村害爲者牧宜別岐廉採大杖六十嚴懲而赦其
或偶然中酒者其罰宜輕如有土木之役罰役三五七日亦
可懲
胡大初曰人有私隙便輒誣以私酤意在擾害官司不問虛
實輒差弓手數十為群持杖突入遍搜房室跳壁壞園無異
於大刼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刑吏拾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等耳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王佐守平江長于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鄭安國酒守問之對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灰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狀脚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豈而家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奸狀告以酒處者婢也皆杖脊遣之聞者一快

賭博為業閑搗辟聚者禁之

大明律凡賭博財物者皆杖八十攤場財物入官（其市在賭場者皆爲）
公其開張賭坊之人同罪（雖不與賭列亦坐）止據見發而坐（無憑據者恐有
構擧誣陷之弊）職官加一等（官長身自賭博何以治人加一等杖九十）若賭飲食者勿論
按賭者以戲取也博者貿易也（非六博之博）賭博之戲古今有殊
楚辭云箟蔽象棊有六簙些象棊即將棊也六簙即雙六之
類也（投六箸行六棊）箟蔽亦簙簺格五之類也（楊子方言晉秦間之簙吳楚謂之蔽）孔
子所謂博奕者六簙與圍棊也今所行者一曰奕棊二曰象
棊三曰雙陸（即樗蒲）四曰闘牌（即馬吊也俗謂之頭錢也）五曰江牌（即骨牌）六
曰擲柶（東俗也）〇律所云皆杖八十者勿問何戲凡博則物者
皆杖八十也（今俗誤以象棊爲博）凡以戲賭物者其律皆同雖奕棊非

賤者所業似有分也今之官長坐於政堂與邸吏冊客馬弔江牌恬不知恥將何以禁民為邪哉律加一等責亦深思○諸賭之中其懷心術破財產為父母宗族之憂者馬弔為首雙陸江牌次之吏逋校贓多由於此收宜三令五申嚴嚴禁斷其有不悛者密遣侍童侍女及他心腹之人登時捉入照律收贖以恵奴婢以恤獄囚凡逋負猝多者查其事根若由馬弔執其多獲者照數還徵以充其欠○開場主局者律雖同罪此是首惡其罰宜倍重

清律條例云軍民入宗室府內教誘博賭者發邊充軍○凡賭博不分兵民俱枷號兩個月杖一百○官員有犯革職枷

責不準折贖永不叙用○凡賭博人自首者免罪仍將在場財物一半給自首人充賞一半入官○凡以馬吊混江賭財物者俱照此例○凡旗人開場賭博經旬聚集者發極邊煙瘴充軍再犯擬絞房主亦充軍再犯發極邊烟瘴充軍○凡民人開場賭博經旬聚集者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旗人造賣紙牌（即馬吊）骰子（即江牌）為首者發極邊煙瘴充軍販賣者邊遠充軍（凡民造賣者其律差輕）○按今律信嚴倍重益以俗習日下其沉溺益甚故也吾東三法司亦有賭博之禁而紙牌骰牌象棋雙陸之類懸於市肆賣為常貨開其源而塞其流何以禁之宰相名士銀臺玉署猶或以此而消日

他尚何說牧豬之戲推上朝廷亦足寒心然一縣之治牧所
自專照律律嚴禁未可已也
朱子在漳南約束榜云契勘本州累次出榜立賞錢三十貫
文禁止百姓及軍人賭博鈐束非不嚴切今來尚有不畏公
法之人公然賭博全無忌憚深屬不便

俳優之戲傀儡之技儺樂募緣妖言賣術者並禁之
南方吏校奢濫成風每春夏貽宕郎俳優滑訴之演訪云談德
窟櫑棚竿之戲方言鳥闌伊亦名山伯窮晝達夜以為般樂牧不惟不
禁時亦引入於法庭甚至衙舂垂簾聽其淫褻大非禮也以
茲示民民罔不溺士女奔波荒淫无度倉逋稅竊多由此種

牧宜榜諭下民使此雜類毋納四境之內庶乎民風其靖矣寺刹懸像佛軀偷暗僧徒憑藉公文擊攤乞財鉦鼓鏦錚旗旄雜沓踊躍四旋十百為羣童稚模習跳擾惑惟騙取民財塞其花費此亦宜禁之俗也　優婆擊小鼓唱梵語以乞民財者亦當嚴禁

寒巖瑣話云邊荒之地雜術最多一曰卜墳水亦風　二日看相看相以卜其先山吉凶　三曰算命宗微其數類　四曰筮命五曰畫易畫畫人卦以卜命六曰破字七曰絲圖相女婦　八曰掘埋指示埋凶之處掘出其骨物　九日吐祟病在腸胃部以術吐出骨便　十曰神將請呪逐見者　種種私邪不令接迹於境內時執一二嚴杖遠配斯可謂法官矣

私屠牛馬者禁之徵贖則不可
大明律云凡私宰自己牛馬者杖一百誤殺者不坐若病死
而不申官閹剝者笞四十觔角皮張入官○續大典曰牛馬
私屠者杖一百徒三年○吾東之俗牝馬皆貞壯馬皆童風
合既沮孳育遂絶萬戶之邑馬不過數十匹若非病斃本無
私屠惟牛禁宜嚴也然吾東無羊歲時行樂非牛無肉人情
所願不可酷禁惟豪吏豪民婚宴葬祭殺牛成俗是可禁也
法當坐犬安得用犢但必欲照律將報上司損我民財益彼
豐廩死義之杖一百減之為笞五十徒三年贖之以皮筋角
自我處斷抑所宜也○凡監司貪者必嚴牛禁耳目寄於胥

吏證驗絶於隣里於是奸吏來挾報耳宿憾借貸不愜者誣
以私屠瞎眦有怨者誣以私屠匿名之告法所勿施而監司
利其贖錢一八廉記不復按覈但索贖錢吏威日高民財日
消政之未善莫此爲善然且京師之法杖一百徒三年收贖
錢二十八兩都无事矣外省之法訊杖三次十杖九枚因數郡
又收贖四十二兩又徵駄價錢違律越法無復節制豈不惜哉凡
牛贖一徵其數可知不容復言數十年前北道人之言古有牛禁刺史今有牛禁刺史
大典註四都及其他不得不許屠處五日屠一牛違越者官
長從重論○由是觀之官庖之五日一屠法蓋許之也土俗
無羊不得不食牛故法條微婉如此然守令恍其稅肉紙令

日屠非法也五日一屠宜嚴守法典（官用不濫則庖叔無害雖禁日屠無恐矣）

范忠宣守齊兩司理院囚繫常多屠販盜竊而督償者公曰何不責休在外使之輸納耶即呼出庭戒飭之曰汝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容釋汝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扣頭曰敢不佩服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朱子勸農文云耘犂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餵飼不得輒行宰殺致妨農務如有違戾準勑科決脊杖二十每頭追賞五十貫文錮身監納的無輕恕

張逸知益州民飢多殺畊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

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〇
按凶年豆萁亦難牛飢多瘦故殺之
李信圭知鄞州有民擴食人一牛御史論死八人信圭奏之
免六人
閻堅徽出按關西嚴屠牛之禁如殺人之律牛以蕃息農用
甦醒〇按牛禁固當嚴峻豈可與殺人同律哉配而贖之民
猶病之矧乎殘此人命以償牛命民何堪之〇牛禁宜捨官
危場市十分致察者亦民相聚醵其病畜者不足問也李世戟牛禁用盜律見山訟條
後漢虞翊遷尚書僕射時長吏聽百姓譴罰者輸贖號為義

錢託為貧民難而守令因以聚歛

汪汝達令黃巖損俸錢築城去浙之日屬吏致罰鍰曰此例所應得汝達驚曰官居自常俸之外尚有應得者耶竟不受

按私屠之贖厥有三害折民産一也損已名二也長吏惡三也決不可徵其有豪門富室輕捨他法者懲之以恤獄因可也

印信偽造者察其情犯斷其輕重

御印偽造者皆嘉善折衝爵牒偽造者也作法陳脫民易偽造而其利甚厚民安得不犯及陷捨罪然後從而刑之豈非罔民此有司之過也〇余以假書書傳旨刑曹錄囚御印偽

造者二十餘人後十年為刑曹叅議訊囚御印偽造者又二十餘人余問吏曰十年前舊囚至今未決乎吏曰豈有是也每年次放至明年犯者又復如前年年所決或至四五十人今年其必者也○官印及諸宮房圖書偽造者各宜照律又或有戶長印兩合為方刑者又或以敗天公乾鮑之背刻作篆文若是者其罪宜輕

趙清獻公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案其人必情輕故趙公權辭免之如此

蔡文忠公齊通判濰州民有告其氏刻為税印為奸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数百人公歎曰盡利民民無所逃是為斂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之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李琮為湖南觀察使漁者巨鯉琮命家烹之腹中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因索衡山縣近日文書視其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召衡山令攜印閲之果新鑄也琮屏人詰之令服罪曰舊印為人竊去其與吏並憂刑戮乃潛命工人為之令惟俟死命也琮為秘其事碎新印令賫舊印歸縣罕知者

族譜偽造者罪其首謀宥其從者

並見發丁篇今不再述